

深秋的夕阳沿着西圩高耸的水杉缓缓落下,风儿流畅地滑过纯净的天际,吹落了泛黄的树叶,也送来了阵阵的谷香。春发其华,秋收其实,下地收稻谷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农忙时节,学校会放几天长假。天还没有亮,父母就早早地吃了早饭,拿着镰刀,带着热水瓶和洋瓷杯,迎着清新的晨风走出家门。睡意正酣的我迷迷糊糊地被窗外的机器声吵醒,搔揉惺忪的双眼远眺窗外,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跑到厨房盛碗面挖着,就着咸菜吃一碗就下地了。那时候没有收割机,大人们一刀一刀地割,一把一把地捆,我帮着母亲将捆好的稻穗扛上板车,运到打谷场。一捆稻穗举上肩头,沉甸甸的,穗壳很锋利,不一会臂膀和颈上布满了横七竖八的红印。看着稻子整整齐齐地堆在场头,我和母亲不禁深吸一口气,全身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打谷场是人工平整出来的。选一块空旷平整的场地,从田头的沟渠里担水将场面浇湿,场地稍稍收干,便将灶膛的秸秆灰均匀地撒到场面上。父亲借来一只石碾,碾面滑溜溜的,平行排列着一道道的楞。他用麻绳拴着木套套在两边的碌耳上,将绳子接到一起打个结,一根扁担横穿结心,和母亲背着手拉着石碾在场面上来回碾压。我觉得好玩,央求父亲让我试一试,父亲勉强同意了。我学着大人的样子,背着手拉着石碾跑了几来回,一下子没跟上母亲的步子,石碾就着惯性压到我的脚后跟,碾掉了一大块皮,父亲心疼地数落了母亲几句,不再让我碰石碾。

落日的余晖慢慢消逝,父亲和二叔点上一根烟,坐在石碾上休息,聊着今年的收成。我和几个小伙伴兴奋地在平坦的谷场上跑来跑去,捡来一根树枝,在地上画了一个“田”,各挑一个形状整齐的小砖块,在谷场上“跳方”……晚霞似火笼罩了整个大地,映红了人们汗流浹背的身影,也映红了斑斓喧闹的乡村秋色。

深秋的夜晚净彻如水,皎洁的月光洒落到广阔的田野上,乡村人依然在忙碌,机器声、脱粒声、谈笑声不绝于耳,响彻夜

收割机像个魔术师,大步流星地往返几圈,一刻工夫,就将田野里的水稻统统吸入腹中,剥离茎穗,扬干后,黄灿灿的稻粒便飞奔仓外。我与几个乡亲一道将稻子扛上拖拉机,很轻松地就结束了秋收。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杨大爷笑呵呵地说:“如今机械化,种田不烦神,往日我们苦死了。”他的话勾起了我儿时秋收“支农”的回忆。

我幼年秋收,农业学大寨,每到秋收时,学生要支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秋收时节,生产队开会布置农田事儿,叫上我们几个未成年的孩童一同参加。依稀记得队长说,这几日黄牛不够用,需要用人顶替牛拉犁。在一个风高夜黑的晚上,母亲领着我与队里的男男女女聚集一起,参加拉犁。

人拉木犁耕田的场面看上去既热闹又夹杂辛酸。身强力壮的男人站前面,妇女挨后头,只见十几个人在队长的吆喝下,每人弓着身子,双手拖着一根粗绳索放在肩膀上,高呼着“嗨吆”“走了”“嗨吆”的劳动号子,像纤夫一样艰难地前行,若犁铧触及锈钉或杂物,拉木犁者因猝不及防而趔趄甚至摔跟头。体弱的母亲蹒跚着步子,时而蹙着眉头咬起嘴唇,时而用胳膊手抹去脸颊沁出的汗水,清癯的身子仿佛有些飘起来。

队长吩咐我和二子、月子等孩童,分前后左右,每个小孩右手拿一只火把。几个涉世未深的小家伙便小心翼翼地擎起黑烟滚滚,火苗忽明忽暗的“火团”,为黑灯瞎火的大人们拉犁照路。一会儿,黑灰就钻入我的鼻孔,火辣辣的柴油气味呛得我连咳

有一次,我在网上浏览信息,无意间发现米芾墓就在镇江,便萌生了谒米芾墓的想法。今年中秋,来不及回老家过节,便乘车去镇江瞻仰向往已久的

米芾墓。古人云“一叶落知天下秋”,虽已入秋,可是在江南却看不到多少落叶,只是一场场秋雨过后,天气越来越凉,蝉声不闻,让人分明感受到了秋意。到镇江时,天下起了濛濛细雨,空气中散发着清新的气息,整个城市处于烟雨笼罩之中,仿佛笼上了一层轻纱。

我先到金山公园逛了一下,然后打车前往米芾墓。上车后,跟司机说:“去米芾墓。”司机听为一愣,反过来问我:“那地方在哪?”这倒让我始料未及,把我问得有点蒙,好在我事先查过路线,就跟司机说:“在黄鹤山北麓。”经我提醒,司机想起来了,开车后,司机跟我说:“我开了这些年出租,还从没拉人去过那。”我心想,难道米芾墓没有名?难道米芾墓很偏僻?难道平时去的人不多?他可是宋代的书画大家啊。

镇江好像并不大,不一会儿就到了地方。一下车,就看到一个石碑坊,上书“米芾墓”。走到近处,发现是启功先生所题,感觉有几分亲切。石坊柱上有一副对联:“抔土足千秋,襄阳文史知和笔,丛林才数武宋朝郎署米家山。”简要地概括了米芾的书画成就。

我拾级而上,有些激动,又有些敬畏,有一种朝圣的感觉。过了石碑坊,米芾墓就呈现在眼前。墓园空无一人,有些冷清。我本以为会有很多人来瞻仰,没想到只有我一个,心里不免有些失落。可能是因为中秋节,很多人要回家过节,而且又下雨的缘故吧。不过,这对我却并不是一件坏事,我可以静静地瞻仰,而不受其他人的干扰。米芾墓离山下并不远,山下就是林隐路。墓有石圻,外包护石,坟包上长满了杂草,有的已经干枯。坟前有一墓碑,上刻

秋 收

□ 胡小飞

空……记忆中家里脱粒多是在晚上。谷场上晚风习习,二叔从家里拉起一根电线,用竹竿支起一盏电灯,成捆的稻谷堆得像小山,我和弟弟兴奋地爬上滑下,在稻草里钻来钻去捉迷藏……母亲将几捆稻草散放到地上,铺上草席和被子,告诉我们累了就睡。一根很长的皮带交叉连接柴油机和脱粒机,随着“突突”的机器声起,我和弟弟躲得远远的,看大人们脱粒。母亲和二婶将成捆的稻穗整齐地堆放到脱粒机两边,父亲和二叔穿着厚厚的外套,带着遮阳草帽,用毛巾将大半个脸挡得严严实实,走到脱粒机后面,将一捆捆沉甸甸的稻穗放到滚筒上,顿时数不清的稻谷飞溅开来,爷爷和奶奶用推耙将脱下的谷粒归集到一边。

我和弟弟玩累了,不禁打起了哈欠,母亲见我们困了,往草席那边使了个眼色。我们钻进被窝,呆呆地望着天上的明月,看着月亮中的黑影,仿佛真的存在传说中的琼楼玉桂,我们聊着嫦娥和吴刚的故事,争论着天上的星座,伴着机器的轰鸣声和大人们的谈笑声,不知不觉缓缓睡去……打完谷子已是半夜,四野寂静下来,场边的杂草蒙上了一层露珠,大人们用白色塑料布将长长的谷堆蒙得严严实实,将扫帚、推耙等农具一并压在塑料布上。母亲叫醒我们,收拾好衣服和被子,带着一天的疲惫回家了。

“万木已清霜,江边村事忙。故溪黄稻熟,一夜梦中香。”身在家乡的我,固然酝酿不出古人浓郁醇厚的思乡情结,每每读到这首诗,眼前出现的便是挥汗如雨的乡村村民,带着对脚下土地的无限热爱和对丰收年景的无尽喜悦繁忙抢收的情景。时光如水,韶华如梦。如今的秋收都是机械化作业,旧日的打谷场早已不复存在,父亲也已经去世多年,但当年的石碾却静静地停留在二叔老屋的墙角下。每次回老家,我都会在那只石碾前伫立良久,努力地拾拾当年的记忆,我也经常于寂静的夜晚在家乡的小路上伴着月华悄然漫步,但却再也没有见到过那样的清明月色和点点繁星。

难忘年幼“支农”

□ 高晓春

我幼年秋收,农业学大寨,每到秋收时,学生要支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秋收时节,生产队开会布置农田事儿,叫上我们几个未成年的孩童一同参加。依稀记得队长说,这几日黄牛不够用,需要用人顶替牛拉犁。在一个风高夜黑的晚上,母亲领着我与队里的男男女女聚集一起,参加拉犁。人拉木犁耕田的场面看上去既热闹又夹杂辛酸。身强力壮的男

人站前面,妇女挨后头,只见十几个人在队长的吆喝下,每人弓着身子,双手拖着一根粗绳索放在肩膀上,高呼着“嗨吆”“走了”“嗨吆”的劳动号子,像纤夫一样艰难地前行,若犁铧触及锈钉或杂物,拉木犁者因猝不及防而趔趄甚至摔跟头。体弱的母亲蹒跚着步子,时而蹙着眉头咬起嘴唇,时而用胳膊手抹去脸颊沁出的汗水,清癯的身子仿佛有些飘起来。队长吩咐我和二子、月子等孩童,分前后左右,每个小孩右手拿一只火把。几个涉世未深的小家伙便小心翼翼地擎起黑烟滚滚,火苗忽明忽暗的“火团”,为黑灯瞎火的大人们拉犁照路。一会儿,黑灰就钻入我的鼻孔,火辣辣的柴油气味呛得我连咳

两声,眼眶流下泪水。一程十多分钟到田的尽头后,停顿片刻,给火把注入柴油,以保证返程的照明。

近子夜时,大伙儿休憩。又渴又饿的人们大口大口地吃着二两粮、5分钱买两个的黄烧饼,捧一捧水渠的水咕嘟着。母亲递给我一个烧饼,蹲下身子摸着我的头,心疼地说:“任饿竹子不饿笋。”望着我似饿虎扑食的样子,母亲疲倦的脸庞露出慈祥的笑容……彼时,困倦的男人默默地吸着香烟,妇人七长八短地唠叨,有人累倒了,还打起了鼾声。我们几个小家伙席地而坐,抬头懵懂着仰望稀少的星星,只见眼前各式各样的蛭蝗、蝗虫在影影绰绰地飞行,耳畔传来蟋蟀、油葫芦抑扬顿挫的鸣叫。我茫然地看着,想伸手捉,但扑了空。就在我怅然若失时,旁边的二子对我耳根嘀咕:“看我的!”随后蹑手蹑脚猫上前,突然伸出右臂,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一只叫得正欢的蟋蟀。

就在我和二子蹲地争相嬉戏蟋蟀时,队长嚷叫:“上工了……”我只好把蟋蟀暂时寄居在罐头瓶中,大伙儿兀自各就各位。一块田拉完工,已是半夜三更。我跟随母亲拖着像灌满铅的腿脚回家了。第二天,只能哈欠连天四肢无力地走进学校。幼时的我除了带晚,还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拎犁水、搬稻草、拾稻穗……

四十多年过去了,幼时“支农”终成为心中的记忆,那繁重的体力活早已被机械化取代了。“一九八七年春日重修,宋礼部员外郎米芾元章之墓,曼殊后学启功敬题”。墓门两侧各有一个下方上圆雕刻着云朵纹的大石柱。

墓园青松翠柏,绿树掩映,其中有四棵青松环绕在墓的四周,高出附近的树很多,像四个卫士,又像是在彰显米芾的与众不同。林中虫鸣鸟啼,蝴蝶飞舞,虽已入秋,然而并不萧瑟,依旧生机盎然。又加细雨濛濛,更是增添了几分诗意。米芾长眠在此,该不会觉得孤单吧!

米芾个性怪异,举止癫狂,好穿唐服,头戴高冠,喜欢奇石,曾遇石称“兄”,人称“米颠”。生前仕途不畅,以书画名世,后世受其影响者代不乏人,如文征明、祝允明、陈淳、徐渭等人都曾受其影响,今人曹宝麟先生更以学米而知名。曾经过的风流人物,虽早已化作一抔黄土,然而其书画却流芳千古,泽被后世。米芾若泉下有知,又不知该作何癫狂状了。

我初学行书,便是米芾的《苕溪诗卷》。当初老师向我推荐此帖,我颇不以为然,实在看不出哪好。但又不懂,不好多说什么,只能耐着性子练。随着学习的深入,渐渐发现了米芾书法的魅力,越深入越有趣。其用笔八面出锋,沉着痛快,富于节奏;结体生动,富于变化;行气连贯,气韵生动。苏轼曾评其书法“如风樯阵马,沉着痛快”,深以为然。

近五年,我学书以二王、苏轼为主,今年又重学米芾,被其书法深深地吸引,理解日深,感悟颇多。米芾曾言:“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半刻废书也。”古人尚且如此,何况我呢?书法需要理解,亦需要勤学苦练。学书是一辈子的事,见贤思齐,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下山时,雨仍淅淅沥沥地下着,我的脚步却快了许多,内心也轻松了许多。

我和弟弟兴奋地爬上滑下,在稻草里钻来钻去捉迷藏……母亲将几捆稻草散放到地上,铺上草席和被子,告诉我们累了就睡。一根很长的皮带交叉连接柴油机和脱粒机,随着“突突”的机器声起,我和弟弟躲得远远的,看大人们脱粒。母亲和二婶将成捆的稻穗整齐地堆放到脱粒机两边,父亲和二叔穿着厚厚的外套,带着遮阳草帽,用毛巾将大半个脸挡得严严实实,走到脱粒机后面,将一捆捆沉甸甸的稻穗放到滚筒上,顿时数不清的稻谷飞溅开来,爷爷和奶奶用推耙将脱下的谷粒归集到一边。

我和弟弟玩累了,不禁打起了哈欠,母亲见我们困了,往草席那边使了个眼色。我们钻进被窝,呆呆地望着天上的明月,看着月亮中的黑影,仿佛真的存在传说中的琼楼玉桂,我们聊着嫦娥和吴刚的故事,争论着天上的星座,伴着机器的轰鸣声和大人们的谈笑声,不知不觉缓缓睡去……打完谷子已是半夜,四野寂静下来,场边的杂草蒙上了一层露珠,大人们用白色塑料布将长长的谷堆蒙得严严实实,将扫帚、推耙等农具一并压在塑料布上。母亲叫醒我们,收拾好衣服和被子,带着一天的疲惫回家了。

“万木已清霜,江边村事忙。故溪黄稻熟,一夜梦中香。”身在家乡的我,固然酝酿不出古人浓郁醇厚的思乡情结,每每读到这首诗,眼前出现的便是挥汗如雨的乡村村民,带着对脚下土地的无限热爱和对丰收年景的无尽喜悦繁忙抢收的情景。时光如水,韶华如梦。如今的秋收都是机械化作业,旧日的打谷场早已不复存在,父亲也已经去世多年,但当年的石碾却静静地停留在二叔老屋的墙角下。每次回老家,我都会在那只石碾前伫立良久,努力地拾拾当年的记忆,我也经常于寂静的夜晚在家乡的小路上伴着月华悄然漫步,但却再也没有见到过那样的清明月色和点点繁星。

两声,眼眶流下泪水。一程十多分钟到田的尽头后,停顿片刻,给火把注入柴油,以保证返程的照明。

近子夜时,大伙儿休憩。又渴又饿的人们大口大口地吃着二两粮、5分钱买两个的黄烧饼,捧一捧水渠的水咕嘟着。母亲递给我一个烧饼,蹲下身子摸着我的头,心疼地说:“任饿竹子不饿笋。”望着我似饿虎扑食的样子,母亲疲倦的脸庞露出慈祥的笑容……彼时,困倦的男人默默地吸着香烟,妇人七长八短地唠叨,有人累倒了,还打起了鼾声。我们几个小家伙席地而坐,抬头懵懂着仰望稀少的星星,只见眼前各式各样的蛭蝗、蝗虫在影影绰绰地飞行,耳畔传来蟋蟀、油葫芦抑扬顿挫的鸣叫。我茫然地看着,想伸手捉,但扑了空。就在我怅然若失时,旁边的二子对我耳根嘀咕:“看我的!”随后蹑手蹑脚猫上前,突然伸出右臂,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一只叫得正欢的蟋蟀。

就在我和二子蹲地争相嬉戏蟋蟀时,队长嚷叫:“上工了……”我只好把蟋蟀暂时寄居在罐头瓶中,大伙儿兀自各就各位。一块田拉完工,已是半夜三更。我跟随母亲拖着像灌满铅的腿脚回家了。第二天,只能哈欠连天四肢无力地走进学校。幼时的我除了带晚,还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拎犁水、搬稻草、拾稻穗……

四十多年过去了,幼时“支农”终成为心中的记忆,那繁重的体力活早已被机械化取代了。

下 荒 田

□ 史德元

老家地处水荡地区,庄子四周环水,绿树掩映,出门不是撑船就是荡桨。除了纵横交错的河沟,便是一望无际的芦苇荡了。记得庄子西面的“菜花荡”,足有上万亩,属“官垛草荡”范畴,过去到芦苇荡去,称作是“下荒田”。

随着季节的变化,荒田的景致也不相同。春季,万物复苏,荒田里芦根冒出嫩芽,万亩芦苇荡一片青纱帐;夏天,荒田里芦苇已长出一人一举手高,芦杆摇曳,芦叶婆娑,端午前夕,庄上人成群结队下荒田打棕箸、拾田螺、钓长鱼、捉螃蟹,别有一番情趣;秋日,是荒田里最美的时节,河沟里各种野生的鱼在游动,河面长满了菱角、鸡头、水草,葳蕤茂密的芦苇深处,不时传来野鸭、大雁、天鹅的叫声。到了“八月半”,人们便相约下荒田拉菱、蒹藕,取回家“敬月亮”应时节;冬至过后,便是芦苇收获的季节,庄户人就开始撑船打篙下荒田刚草了。冬日的芦苇更是美不胜收,到处是一派原生态、大自然的风光,芦苇在呼啸的北风吹打下“沙沙”作响,雪白的芦花芦絮在阳光的照射下,变成了朵朵浪花、片片海洋。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进入冬季,水荡地区的人怕的有两样事,一是“上大型”,二是“下荒田”。“上大型”是力气活,而“下荒田”是苦累活。大片的芦苇要收割,往往要苦一冬、忙到春。尽管北风呼啸,天寒地冻,下荒田刚草闲不得,早上“抹鳊鱼篙子”撑船,男的调篙,女的拉纤,到了荒田,套上木制的“靴篙子”,弯腰驼背,戳手戳脚刚草。大片的芦柴刚好后,肩扛担挑堆上船,后来就是在草荡河沟里船排好队往外拉,往往是太阳还未落山就往外赶。由于“旱沟子”,船又多,亮月子升好高才能出荡口,冻得浑身直哆嗦。日复一日下荒田,手划破了,脚冻裂了,脸吹黑了,腰累酸了,图的就是把草刚回家,一年烧草不用愁,搓绳编筐卖,盖屋遮风雨。荒田人,虽说

是苦些,在生活困难时期,计划经济时代,这些天然的芦苇,即使家家户户度过了难关。

过去万亩“菜花荡”,如今变成了“聚宝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人们向沉睡千年的荒滩奋战,先是由苏南人在万亩荒滩中注水搞河蚌育珠,后又建起了“沪川墙体材料厂”,直到现在,变成了鱼塘、虾塘、荷塘,生态种植,立体养殖,开发利用,还建起了三千亩“大闸蟹”养殖基地、上千亩的光伏发电项目。昔日的芦苇荡,旧貌换新颜。

现在提起下荒田,已成为一种记忆,成为一种对原生态的荡滩湿地、天然氧吧的向往和遐思……

多情丽江

□ 徐 霞

如果爱情还是一块净土,那丽江就还是一块净土。只是这块净土已经不再是传说,玉龙雪山脚下的这块神秘之地不知道是幸运还是厄运,当丽江两个字成为一个暧昧多情的符号以后,一座宁静的城镇就这样成为浮生里向往的地方。那就只能奢望爱情是一块净土,否则一切就都不成立了。

最有意思的是,说丽江是最柔软温情的地方,去丽江的方式不是旅行,而是那种大巴装载的承重旅游。有些人懂得,有些不懂,但都上了车朝这个据说会有很多艳遇的地方去。不懂的人也希望着到底懂得点什么,弄得本来好像还懂的人却什么也不懂了。国人热闹的旅行是破坏一个地方美好的最直接的手段,“开发”这两个字并不是什么善意的词语,一旦公布于世原来有的一切美好都被无情地商业化。就连艳遇这样的东西都要被兜售了,到哪里去找什么净土呢。我一路上都在傻傻地想这个问题,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究竟什么样子,我们究竟要去干什么。

旅行的介绍里说得还不错,有点诗意:我们来丽江,遇见自己,遗忘过往……

寻找记忆这样的话对于年轻人还是很有诱惑的,他们的记忆不多,所以总想着去寻找和确认。过去的时间再也找不到了,所以去找才显得有意义。既然时光不能倒流,想在自己生活的角落里寻找看来是不可能的,于是干脆就放下生活,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寻找,这或许还有一丝的希望。丽江的古城和其他所有的古城镇一样都有这样的魅力,它们以古老的方式活在现代里,让你明明穿着最时尚的衣服,却像是在过去的时间里游走,这样才像寻找过去的样子,至少在形式上得到一种满足感。如果你还是很清醒,不能把自己完全交给虚构的世界,那丽江也有它的方法,就是借助另一种让身体和精神深度沉醉的方法,让你更加深度地离开你或许有些厌倦的现实。

那就是酒吧和酒。酒这种神奇的液体很有意思,它可以让你沉静也可以让人放纵。就像是丽江的酒吧一条街虽然有很多的酒吧,但是它们又不是完全一样的,至少有的酒吧是热烈的那种,有的则是安静的一类。这就要看喝酒人的心绪。你喜欢热闹折腾的则尽管去放肆,你喜欢文艺小资的也可以端坐在那个角落,哪怕是什么也不喝,做一点傻傻的冥想也是不错的。最有名气的火塘酒吧就非常的特点,就像是篝火晚会,你可以围着火焰和陌生人一起以酒的名义狂欢。陌生有时候很亲切,比熟悉来得令人追慕。因为我们的生活太多地依恋于熟悉的人群和方式,偶然的陌生反而让人觉得轻松。

多情的丽江,沉醉与否其实与你自己有关,和任何人没有什么关联。暧昧这个词也只是那些放纵者自说自话的理由和借口。其实一座小城没有那么多的传奇,只是我们自己在刻意地打造着神话,并且成为一段故事的演员。等你喝醉了醒来,睡在温柔的客栈里,你会发现你还是原来的自己。你既没有找到过去的自己,也没有丢掉自己。

你还在俗世里挣扎着,没有找到那“一米阳光”,只是心里多了点和宿醉一样没有醒来的多情。

老家地处水荡地区,庄子四周环水,绿树掩映,出门不是撑船就是荡桨。除了纵横交错的河沟,便是一望无际的芦苇荡了。记得庄子西面的“菜花荡”,足有上万亩,属“官垛草荡”范畴,过去到芦苇荡去,称作是“下荒田”。

随着季节的变化,荒田的景致也不相同。春季,万物复苏,荒田里芦根冒出嫩芽,万亩芦苇荡一片青纱帐;夏天,荒田里芦苇已长出一人一举手高,芦杆摇曳,芦叶婆娑,端午前夕,庄上人成群结队下荒田打棕箸、拾田螺、钓长鱼、捉螃蟹,别有一番情趣;秋日,是荒田里最美的时节,河沟里各种野生的鱼在游动,河面长满了菱角、鸡头、水草,葳蕤茂密的芦苇深处,不时传来野鸭、大雁、天鹅的叫声。到了“八月半”,人们便相约下荒田拉菱、蒹藕,取回家“敬月亮”应时节;冬至过后,便是芦苇收获的季节,庄户人就开始撑船打篙下荒田刚草了。冬日的芦苇更是美不胜收,到处是一派原生态、大自然的风光,芦苇在呼啸的北风吹打下“沙沙”作响,雪白的芦花芦絮在阳光的照射下,变成了朵朵浪花、片片海洋。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进入冬季,水荡地区的人怕的有两样事,一是“上大型”,二是“下荒田”。“上大型”是力气活,而“下荒田”是苦累活。大片的芦苇要收割,往往要苦一冬、忙到春。尽管北风呼啸,天寒地冻,下荒田刚草闲不得,早上“抹鳊鱼篙子”撑船,男的调篙,女的拉纤,到了荒田,套上木制的“靴篙子”,弯腰驼背,戳手戳脚刚草。大片的芦柴刚好后,肩扛担挑堆上船,后来就是在草荡河沟里船排好队往外拉,往往是太阳还未落山就往外赶。由于“旱沟子”,船又多,亮月子升好高才能出荡口,冻得浑身直哆嗦。日复一日下荒田,手划破了,脚冻裂了,脸吹黑了,腰累酸了,图的就是把草刚回家,一年烧草不用愁,搓绳编筐卖,盖屋遮风雨。荒田人,虽说

是苦些,在生活困难时期,计划经济时代,这些天然的芦苇,即使家家户户度过了难关。

过去万亩“菜花荡”,如今变成了“聚宝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人们向沉睡千年的荒滩奋战,先是由苏南人在万亩荒滩中注水搞河蚌育珠,后又建起了“沪川墙体材料厂”,直到现在,变成了鱼塘、虾塘、荷塘,生态种植,立体养殖,开发利用,还建起了三千亩“大闸蟹”养殖基地、上千亩的光伏发电项目。昔日的芦苇荡,旧貌换新颜。

现在提起下荒田,已成为一种记忆,成为一种对原生态的荡滩湿地、天然氧吧的向往和遐思……